



卷六上
五代新說

藏一話殿



卷六下

品藻錄

宣和北苑真茶錄

北苑別錄



五代新說

二卷

唐

余咸亨之始著作東觀以三餘之暇閱五代之
書後與好事者談或以宜存叙叙自時握管隨
記疏之因而詮次遂加題目名曰五代新說凡
三百篇分為兩卷

帝王 符命 忠節 孝道 友愛 義烈

諫爭 誠感 儒季 詞林 著述 博綜

敏對 武畧 膽勇 識量 方雅 簡素

廉讓 周給 止足 惠政 道術 伎藝

任誕 朝譎 隨逸 叙異 歎逝 烈女

帝王

梁高祖武皇帝

姓蕭氏諱衍字叔達

初為雍州刺史舉義廢齊東

晉侯立和帝封梁王受齊禪魏叛臣侯景來降以為

河南王領壽陽景與帝猶子臨賀王德反圍臺城陷

帝生帝永安侯

確即郡陵王子

入見帝帝曰可一戰否曰不可

歎曰得既在我失亦在命不預子孫夫復何恨景出

帝於燕居歎絕膳而崩立太子為簡文帝

諱綱字世續

景

出帝於永福省少帝引筆自叙曰有梁王士蘭陵蕭

綱立身行已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教至於

此命何如也作五言詩曰天道何茫昧万途那可想

鳳飛逢鳥弋龍行會魚網又曰室劍還藏匣神龍逐

陸居有意聊思勿無情甚著書帝燕帝帝知不免曰

大酺醉後以土囊加之而崩景立豫章王棟為天子

俄而篡位

湘東王

諱繹字世城高祖第七子

命大尉王僧

辨司空陳霸先擊景破之誅景即位為元皇帝荆州

魏軍圍城帝登觀戰為詩曰落星依遠戍叙月半平

林徵兵資琰玉疊鼓亂披金單醪投百米芳餌下千

尋從軍所以樂梁王有赤心俄而城陷被殺將崩詩

曰長夜無歲月安知秋無春原林五杏樹室得動耕

人又曰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高里終非

封禪時太尉與司空定議以帝第九子承制還同京
為皇太子尉與北齊通好司空惧其有變襲殺太子
是為敬帝諱字方智帝即位方司空為陳王陳王受
禪以帝為江陰王

陳高祖武皇帝姓陳諱霸先字與周即位三年崩兄子臨川王

嗣位是為文帝諱藉字子華七年崩立太子是為廢王諱紹宗

三年崩廢文帝弟安成王立是為先帝諱項十四崩太

子立是為後主諱叔室六年隋滅陳以後主歸封長成

公後主惑於張貴妃常居內游宴不閱政事故隋師

至而莫禦濟江陵詩曰故卿一水隔風烟兩岸通望

極清波裏恩盡白雲中

北齊高祖神武帝姓高諱勸字賀之渾魏拜州刺史進勃海王位

相國崩贈齊王謚獻武嫡子嗣位是為文襄帝文宣

帝立追尊高祖為神武皇帝文襄王諱澄字子惠嗣位

進相國齊王將受禪為食奴蘭荊曰進位食次崩謚

文襄太原公嗣位是為文宣文宣帝帝進位追尊曰

文襄皇帝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嗣位相國齊王受

魏禪十年崩太子立位是為廢帝諱殷字正道即位叔父

常山王廢帝自立是為昭帝諱演字延安一年崩徵弟長

廣王立是為武成帝諱湛四年傳太子自稱太上人皇

帝崩太子立是為後主諱綿字仁綱十二年周滅齊以後

主歸長安封溫公為詩曰龍樓絕行跡鳳闕永無因

獨知明月夜遙想鄴城人

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暉字黑閭魏進位太師崩謚曰文

公嫡子嗣位是為閔帝帝受禪追尊為文帝閔帝諱亮字元

羅冠嗣位太冢宰對周尋受魏禪依周制拜天王先是

文帝猶子為冢宰名護即晉陽公執政以帝受禪至是廢

帝立帝兄寧都公為天王是為明帝諱毓字統萬突三年冢

宰馮帝崩立帝弟魯公是為武帝諱邕字羅突誅冢宰十

八年崩太子立是為宣帝諱贊字乾伯稱天元皇帝二年

崩太子立是為靜帝諱術以隋公輔政進為隋王二年

禪位隋王

隋高祖文皇帝姓楊諱建本受周禪二十四年崩太

子立是為煬帝諱廣小字阿婆十二年幸江都宇文化及殺

帝於溫室太唐平江南謚曰煬

符命

梁武帝雨跨骸骨頂上隆起右手有文曰武帝所居

之室常有雲氣人或遇者輒蕭然

梁元帝背有黑子相者曰此大貴之兆也

梁武帝張太后忽見庭前葛蒲花左右無見者取吞

之而孕焉

齊神武少時夢復衆星而行曾與同志數獵於迥人澤澤中茅屋有犬出噬殺鷹豺犬有三人出將辱帝有老母兩目盲匍匐而出曰何敢與大家爭三子乃止母言善相闇相諸人皆云卿相而已至帝曰貴不可道去數百步還無所見

齊文宣帝鱗身重踝曾見天門開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呼爲阿禿師與諸童兒見之虛問祿位至帝無言而指天周文帝母王氏孕夢抱子升天終上至故帝未受禪而崩背有黑子宛轉如龍覆形手重過膝面

有紫光陳武帝初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令上吞之及見腹中猶熱心獨負

隋文帝生於馮翊般若寺有尼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以信間處之乃自撫養皇妣魯見帝頭生角身有鱗起駭而墮地尼自外至曰已驚我兒今晚有天下帝額有五珪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忠節

梁太子在率更徐公攜侍太子侯景八福永省衆皆奔散擒疑然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可得如此景乃下拜梁吳興太守張公暉侯景使人說之乃斬之廷擊

景景益兵攻城城陷戎服坐聽事臨之以刃終不為
屈而死梁沈中丞俊見侯景怒橫刀與膝慎目叨之
俊正色謂景曰奉兵向屈赦過結明口血未乾而又
翻背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願而出景後竟
殺之
北齊東雍州刺史傅公伏周武帝破齊
之號令天下腹高河那眦起召公問至尊所在相已
被執入周公乃天哭入聽事前北面哀號然後出降
周帝執其手曰唉平齊唯見公一人
孝道

梁袁公祿昂母憂將柩過江而遇風駭乃服衣著柩
誓同沉溺餘舟皆沉唯獨獲金梁孔金紫兼至孝每
見父手所寫必哀慟流涕

梁劉洗馬苞七歲時見諸叔即泣母以其畏憚怒之
答曰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叔相似故以中悲因而
歸歎母亦悲傷

梁陶黃門李直五歲喪母母在時染衣於外後贖歸
之號泣聞者駭感

北齊趙郡公高猷生三旬而失父及數歲讀孝經至
資事父則流涕及喪母奉聲則絕遂長齋骨三

周幽王

字文廣

惠經年母李氏亦以成疾沒公居遠委

煖而終時人謂母為子為母死孝慈之道極於一門
友愛

北愛李中散岳弟庶為臨漳令以訟魏吏不平文宣
帝怒丈之三百死臨漳獄中中散痛之終身不經臨
漳居喪不許婢入室而令妻伴弟妻元氏

義烈

北齊王侍中琳敗於壽春為陳所殺故吏蒼曹朱陽
與陳徐僕射書曰度孤墳既築或非衍土之燕豐碑
式樹空流墮泪之人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天

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徐義之歛琳首

墓之於八公山之上

諫諍

北齊王侍中純侍宴宣文帝飲酒曰快我大樂侍中
曰此亦大若帝曰云何長夜荒飲亡國滅身所謂大
若帝默然

誠感

隋大將軍賀公若弼會突厥來賜射一發中的文帝曰
非弼無能當之命公公拜而祝曰若赤城奉國當一發
破之如其不然發不中也一發中的帝大悅曰此天
賜我也

儒學

陳張博士譏論義溫雅後主於東宮造玉柄塵尾初
成曰雖多士如林堪捉者獨張誠耳便以授之令令
講老莊又於中山開善寺命講索塵尾塵尾塵尾未
至赦取松枝以屬譏曰可代塵尾即後之一故事耳
隋二劉先生大刘名焯何間人小刘名焯信都人結盟為友好季不倦
雖衣食不繼澹如也著五經義疏諸儒論古今滯義
前賢不通者大劉生皆明之時人復其精博小刘亦
亞之故稱二劉

詞林

陳徐僕射陵文變舊体多有新意凡錫尤美為一代
文宗初使於齊齊人留之致書揚僕射惜曰臣有旅
雁心起江淮昏望牽失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
萬緒而回腸何必足趙魏之黃塵加函并之白骨遂
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踞孤墳恒哀鄉思之
慶僕射言而得還

博綜

隋国子一房博士時遠煬帝曾問天子有女樂以否
朝臣不對乃進曰窈窕淑女鍾鼓樂之以此即王者
房中之樂着於雅頌帝悅

敵對

梁王丹陽忻侍宴高祖問曰朕為無咎曰陛下應萬物為体至禮為無上稱善

梁柳無興憚少時高祖問讀何書荅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應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高祖稱善詔尚公至梁蕭侍中子穎侍高祖曰我為通史衆史可廢荅曰仲尼贊易道黜八索述稱方徐九丘聖制同符復在今日時為名對

武畧

周韓大將軍果有勇畧破龍言胡憚其狂捷號為著翅

人太祖曰著翅之名寧咸飛將

周蔡少保祐與齊戰齊人有厚衣長刀者直進待其十步一發殪之後有戰被明光甲所向無敵齊人

之跌

隋右屯衛麥將軍跌杖初在陳以驍勇聞日行五百

里走及奔馬以為盜被俘為官戶配執傘每罷朝往往徐州行劫明旦及牙陣帝知而不罪入隋屢有軍功及征遼謂醫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性灸頗瓜蒂歎鼻廢黃不差死而女子手乎遂死於

也

膽勇

北齊將軍彭樂從神武帝與周文帝戰於沙苑入深

被刺腸出不盡去復戰

隋折衝郎將沈光初仕陳陳入隨驍捷絕倫禪定寺
幡竿高十丈適懸繩斷非力所及光口御繩相竿而
上直至龍頭擊繩畢手足皆脫透空而下以掌距地
樹行十數步觀者驚駭征遼東上衡地十五丈城上
競擊之而墜未及地得遇垂絙接而復上者數迴帝
召下大悅即為折衝都尉

識量

梁左率侃有客失火燒十餘物並金寶開之初不掛
意客俱走追而慰

北齊蘭陵王長恭朝退而出僕從盡散唯有一人與
之獨還無所責問

方雅

梁昭明太子統性愛山水游園泛之數請奏安樂久
而不答徐而詠大中詩曰何心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漸而止

梁徐僕射勉曾夜集有人求官正色曰今夕正好談
風月不宜及公事

簡素

梁公會稽羊代還唯乘一柯偏歌不得安卧或曰柯

偏濟險且以重物均之既無物及於西陵岸取十石
餘段以實之

隋房司隸彥謙清界魯謂其子曰人人皆以祿富我
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

梁吏部郎奉幼時祖母集諸孫散棗於牀上皆之
而獨不取問之荅曰不敢自取當得賜中表異之

周給

周給陸通得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常曰凡人患貧而
不貴不患貴而貧也

止足

梁陶黃門李直歎曰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為無父
獨人間事病歸

惠政

陳孔晉陵英單舸郎奉祿恤郡孤中大悅號曰神君
隋齊州趙別駕軌大還父老泣曰公清如水請酌一
盃水奉餞受而飲之

道術

北齊陸法和初隱於江陵及侯景反將任約攻江陵
梁元帝時慎江陵令兵法和拒之至赤沙湖法和不
介胄泓流而下返曰彼龍正睡吾軍之龍甚躍即命

政之約大敗逃攬不知其處法和曰吾先於此洲建
一刹雖名為刹其實賊標當往取之約果抱刹仰頭
出鼻就而擒之又曰侯景既破蜀賊將至俄而武陵
王起兵於蜀又於襄陽城北大樹下令掘得一龜長
尺半以杖扣之曰汝欲出不得已數百年不逢我者
豈見天日後文帝疑其為人遂還京白堊塗門著麤
布大繩束腰坐茅簷終日終日及魏破江陵乃取而
著之天保中歸國死後壁破著其下書曰十年天子
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逆代坐又曰一
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謂姜太后生文宣帝昭

帝武陵帝文宣十年其子廢帝百日昭帝一年武陵
傳位後主共五年焉伎藝

隋安平公

字文

遷東西兩都皆云經始以煬帝北巡

欲誇戎狄作觀風殿殿上容侍衛數百人離合為之
輪軸推移倏急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煬帝大悅
任誕

梁曹江州景送乘車按部謂左右曰我昔在鄉騎馬
快如龍拓弓虜歷聲箭如餓鳴叫平澤逐鹿耳後生
風鼻頭出火不知老之將至今來作貴人閉置車中
如三日新婦愧又使人無氣

梁蘭湘州恭好賓客時湘東破事聲奮湘州曰人有
不好權興著書勞神若思仰眼林上唯看屋梁豈如
臨清水對朗月肆意酣歌也

梁魚竟陵弘語人曰我為郡所謂四盡水中魚鱉盡
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隸盡文夫生如輕
塵捫弱草白駒之過隙遂恣情酣賞

北齊韓僕射晉朝好酒受客一席萬錢猶熟其薄辭
不仕曰庶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萬筆吏披翻
故紙為僕謝百餘日便謝之也

梁陶隱弘景少時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審便有養
生之志謂人曰仰青天白日不覺遠遂居句容之句
曲山云是第八洞仙名金陵葉陽之天自號華陽隱
居特愛松風每聞其響炊然為樂

叙異

梁陶隱居弘景母慶青龍自懷而出并見两天人執
香爐詣之已而娠生隱居遂真隱與齊宜都王善王
被請慶未告別因訪山中事遂著慶記

陳徐僕射陵母臧氏望五色雲化在鳳集在肩已而
誕之寶誌師摩其頂曰天上若麒麟也及長才學過
人目有青睛時人以為聰明之相

隋戶部樊尚書子善討絳郡賊汾水之北無善惡皆坑之遇材塢即焚之及病將死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無赦為厲

歲一話謏合併入第七卷內

妾不慎賊

馬友犯長沙向薊林扞之不敵而潰道遇友別將方舟而來家人輩惶懼知弗脫矣賊永指薊林愛妾又聞命無惧色自語賊曰必歆我當以車馬來賊許之妾即盛飾以待家人駭之然猶謂其往可以紓難頃刻肩輿至即奮而登既過河望賊舟不甚相遠妾忽

語輿卒欲少止群卒乃馳轎妾一躍入水急援之已絕矣賊相顧不發薊林亦悠然而去云

毀廟食

柳之桂陽東有廟曰九江王所祀之鬼乃英布吳芮共教也紹興間劉額為守乃為九江王項羽所僞封芮教追義帝而布殺之放弑之賊豈容廟食遂毀之刑門有伍子胥廟南軒張先生首平之蓋子胥吳視之為中楚視之為仇尚安得廟食於衆惡之地耶劉張所見前後契合偉哉

取蜀將帥不利

自古取蜀將帥皆不利漢岑彭來歙討公孫述遭刺
客之勦魏節艾鍾會討劉禪皆族滅後唐郭崇韜康
延孝魏王繼岌討王衍皆死國朝王全斌崔彥遠討
孟昶皆坐廢開禧間楊巨原李好義討吳曦皆為安
子文所殲近余玠為宣諭凡一年亦不令終
戎豈不改姓

京兆李璿歆以女妻戎豈令戎改姓戎辭焉有千金
未必能移姓之句貫休以詩謁錢王去蒲堂花醉三
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王喜甚遣人諭之令改十四
為四十乃相見貫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孤雲野

鶴何不高飛遂入蜀事孟知祥事與戎豈相類

拜亦多儀矣九拜者稽首也九拜手也稽首者地至
地也荀子大畧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平衡曰磬折頭
與腰曰平衡也頓首者頭叩地也太甲拜手稽首者
蓋頭至地而留之久也法帖中晉元帝與王遵帖皆
稱頓首蓋尊師傅如此非伏地而拜也故曰古者君
臣相答拜非也俱稽首也空首拜者頭至手所謂之
拜手也雅拜者唐人先下一膝謂之雅拜也奇拜者
一拜也褒拜者音報再拜也凶拜者拜而後稽顙也
吉拜者振動戰慄也之拜也古人之拜兩膝俱下如

今道士拜是也或曰有父母者拜其子舅姑者拜其婦者蓋古人皆席地而坐只拜手而受其拜亦非復地也惟婦人之拜自別天歆自尊更而為跪樂府曰長跪問夫君又曰伸腰拜手跪如今樂舞遍有似之也男子亦有跪奏王問曰范睢有跪請蓋君前臣跪父前子跪是也亦膝地而立耳唯夷狄之拜曰膜拜匍匐之拜仰兩掌以受類是也夫尊君之禮不過曰誠惶誠惶頓首頓首今折簡平交必曰惶恐百拜曰皇悞端拜又曰皇悞端又拜曰皇恐端爾百拜申稟何也溫泉

溫泉溫泉有之者不一福之城外一池頗寬源之初熱流之末溫流溢百步可以漚田膏稻非專待浴者而已廬陵大興新田二泉熱不可掬分寧毛竹山泉在翻路之側溫而不熱覆之以窰室往來者便浴焉臨川銅山熱可烹飪其流分為二派其陰泉常寒陽泉長沸飛霧如烟雖雪霜無以敗其熱然諸泉皆本硫磺氣腥而良浴者可以愈疥疾崇仁五峯山下有湯常溫能瑩人肌膚潤人顏色張無盡之詩曰誰之馬上腰金客洗出塵埃揆玉容是也浴之者百疾俱瘥多事祥士獨不醒者豈神仙浴舟之所沾丐後人

欵至歛之黥山第四峯有香溪泉其沸如湯其赤如朱刺史節邕就立膚舍設盆行以浴病者病無不痊蓋硃砂發見者也好事者皆不去澄沙以入藥經歲月而香井宛然清潔如故耿南仲徐元龜皆有文以記其異此泉不可與硫磺湯同日而語矣

長安語音

唐人都長安語音非東南北於詩句攷之如綠浪東南西北路紅闌三百九十橋十當為謔也為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恰似春風相欺得夜吹折數枝花相當為廝也思必切晚來幽獨恐傷神恐當為共也後人皆

傲而為之如三十大所春宮館一一香風送管絃煩我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惑遇詩又如但姓為擅紹吳間嶺南有監司曰但中庸是也今婦人見人則道萬福彼此道常勝字當為并字蓋王廣宮詞曰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凡此皆律詩不知此則不協律矣

避諱

杜子美父名閑杜詩中無閑字王荆公父名益故所著無益字東坡祖諱序故為人作序俱云叙又改作引字張云叟父名蓋故表中改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

今人亦倣之用此乃非也

閉門學易程夫子清坐焚香范史君蓋焚香士大夫之清致此不可以奢侈也例論嘗致沉香之所產非一之蠟為上占城次之而其真之中又有三品綠洋為上三拍次之佛羅安為下矣大槩生結者為上熟脫者次之堅黑者為上黃者次之故當攻之氣體然沉之形亦多異形如犀角者犀角沉也形如燕口沉也如附子者附子沉也如梭者梭沉也又不可專其取體與形似也試之亦有方石之入水而微有聲者有先沉而浮後者先浮而後沉者有似沉似浮而弄水者又當先其氣質而後論其沉浮也余嘗斷以一說龍涎不必合烏里真里博蓬柔鷓鴣攪速不必用大以但黑片辨沉置之烈火上而以蒿藜加之片沉上待其沸則置片腦於蒿藜之汁中其妙足矣蓋此外多淫麗不則之香不若此清而雅也余又謂香有富貴四和不若窮四和臺閣四和不若山林四和蓋荔枝殼甘蔗滓乾洎葉茅山黃連之類亦有自然之也謾及之

鄒國公廟

自元豐以孟子為鄒國公廟在兗州之鄒縣政和五

年春乃詔以樂正子克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加封爵焉樂正子克利國侯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傳興伯告子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克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子伯彭更雷澤伯公孫子平陰伯咸丘蒙瀕城高子泗水伯挑應膠水伯盆成括陽伯季孫豐陽伯子叔子陽伯自渡江以後鄒魯隔絕而孟子無庸其配食從祀季者罕知之後有棧緣舉而行幸幸

君卿郎

君有君國卿有卿郎有郎豐夫稱人曰君曰卿曰郎

者皆所以貴之也曰平源曰高於漢碑曰府君東坡曰何止容君數百人用周顛故事指王茂弘之流也王之猶愛竹目爲此君尊上之無可疑至於卿則有不同曰荀卿曰虞卿杜少陵指花將而卿之曰人道花卿絕世無似乎溢美及鄭喜果語宋景云中丞柰何卿五郎乃知卿亦可重亦可輕也然宋景復鄭之語曰而非張家奴何郎之也嘗攷武城嗣誦二張呼爲五郎六郎安祿山畏林甫呼爲十郎王繇畏王珙呼七郎宦者不敢名李輔國呼爲五郎是承嗣輩奴事於人而稱之名以似乎郎亦不足以為美若然則

少陵時中送蘇四郎荅鄭十七郎例以奴於人而郎之稱者論亦不可也余謂孫郎周郎何郎潘郎沈郎等皆一世文人少年勲業才名貴重人美以郎不敢第行稱者斯足喜歎不然劉仲山何自稱曰前度劉郎者必非敢與張林王李輩伍也或自居鄉郎之外獨以行稱如高三十五孟大歐陽九蘇二之稱又何耶稱令人若此必蒙其噬罵矣

吳俗薄惡

吳下風俗尚侈細民有女必教之樂藝以待設宴者之呼使令莫逆奉承惟恭蓋覬利贍一切不顧名為

私技實與公技無異也長大則鬻為妾狼戾則籍之官動以千計習倍薄惡莫此為甚憐即亦有未若吳之繫也天台陳淵道作吳民女一篇如益風教吳民嗜錢如嗜飴天屬之愛亦可以養女日夜望長成長成未必為民妻百金求師教歌舞便望將身贍門戶一家飽煖不自怜旁人視之方垂涎朱列屋爭門研麗百計逢迎主人意常時疏棄自怨啼一旦承恩多妬忌古人怕為蕩子婦夜夜孤眠淚如雨今人甘為貴人妾得意失意花上月蕩子不歸寧室房主人喜怒多不常吁使淵道為吳守二年則舊染將一新矣

酒名

酒有箬不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蒲桃
西涼也竹葉豫北也士密春榮陽也石練春富平也
燒春劍南也桑落葉右也烏孫國有青田酒名青田
世三伏取蓮葉卷酒就蓮柄吸之筒酒又以黃柑醞
酒曰洞庭春色此古人名酒者也至我國朝京師造
酒惟內酒坊法酒庫上皇朝始置尚醞局其外諸后
殿親王府與主第勳戚之家例醞造聞賜以美名惠
恭后殿曰儀德寧德后殿曰坤儀德隆殿曰月波淵
聖后殿曰坤珮宣仁高后宅曰香泉欽聖向後宅曰
天醇欽承朱后宅曰瓊綠昭懷劉后宅曰王腹明達
劉后宅曰瑤池燕邸曰凝驛越邸曰瓊醕曰玉液蔡
邸曰春泉鄆邸曰瓊醕景邸曰雲腴濟邸曰浮春曰
嘉成隴邸曰蘭肯昌王宮曰瑞霧霧王宮曰親賢李
遵勗曰金波王師約曰瑤源李瑋曰襄醞曰王詵曰
碧香張敦礼曰靈液曰鄆醕曹詩曰成春曹成曰保
平潘正夫曰慶源曹湜曰介壽蔡京曰君臣慶會鄭
醕紳曰清醕蔡條曰棣華童貫曰褒功又官府所造
開封曰瑤泉洛口曰金泉下至市肆如太平豐樂亦
賜名屑壽取用不同而俱得古人名酒之意

儉詐

公孫弘在相位大開館閣以延賢所謂館司則各有別曰欽賢曰翹材曰接待欽賢以待德任昆貧之賢翹材以處九卿二千石之列若則士接一介之善一方之藝皆得居之其好賢樂士之意亦燦然可觀矣及高賀以故人見乃止食之以脫粟覆之以布被豈弘之奉養例尔菲薄耶抑故人者私有以處之不在三館之列耶否則賀士子也館之接士者姑若是而所謂欽翹又自別有待上客之盛禮也弘之詐是未可知也獨怪今之登顯仕者其取媚貴要則有郊勞有祖宋水陸具陳聲技交集曰折祖也且犒從也曰供不盡也曰筵不坐也巧為名色獻諛貢餌惟恐繼富之不奢至於禮士友待親故則不過具革酌炊蓐食而已也曰真率也曰亡具也公帑築底也曰廚也傳曰蕭條也訑訑聲色距人千里惟恐周急之不急是何輕貧賤而重富貴若是其甚耶高賀有曰脫粟布被我自有何故人為又曰弘內膳五鼎外膳一轂其儉詐也噫

彈菟蠹曰

嘗見有人彈菟蠹文云匿怨友其人丘明所恥非其

鬼而祭聖經是誅今有竊高之人名處衆惡之所有
識之莫不共憤無知之竟豈當久居可不雪仇恥於
千戴之前正礼義於萬世之下吳江三高即越之范
蠡留張李膺唐陸魯望也放之世代相去甚遠揆之
名節乃大不同切見范蠡越則謀人吳為敵國以利
誘太宰嚭而脫被句踐鼓兵却公孫雄而滅我夫差
既遂厥謀又疑其主鄙君如鳥啄累大夫種以復誅
自已曰鷗夷戴西施子而潛遁且古之隱者自稱草
野易稱高上不事王侯如蠡者致產累數千萬而變
姓名於齊陶轉位逐什一利而記蹤跡於江海語其
高節則未可謂之智術則有餘假扁舟五湖之名居
笠澤三高之首况當無邊勝地之上着此不共戴天
之仇其視菰菜蓴美弊屣名爵筆牀茶灶短棹江湖
者豈容與之並駕臨風聯釣雪即戴觀徃證歷鏡放
近吟九江王之廟柳陽紹興劉願謂放弑之賊而毀
其兒五子胥之祀荆楚南軒張公以仇隙之人而平
其詞事正相符言不容過可笑吳癡亡越憾却誇范
蠡作三高劉清軒見議固已深千年家國無窮恨只
今江邊祀子胥黃東浦賜銷尤不淺得罪名勝難亞
清高所合視其祀於斯堂沉其軀於濁水別議高尚

如李膺魯聖者克其度幾笠澤之高風益廩松之江
之夜月增明不惟公論可以大伸抑且風教實非小
補此文雖近乎刻亦有大議論好為因錄記之

上大人解

孩提之童方入季使之徐就規距亦必有方發於書
學是也故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
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殊有妙理余解之曰大人者
聖人之通稱也在上有大底人孔子是也丘是孔子
之名以一箇身已教化三千徒弟其中有七十二賢
人但言七十者奉成教也尔是小小季生八歲九歲

底兒子古人八歲始入小學也佳者好也作者為也
當可為人者之人可者肯也又當肯礼節不知礼無
以立也若能為人知礼便做孔子也凡此一段二千
有五字而尔居其中上截是言孔子之聖下截是教
小兒做孔子其字畫從省者欲易於書寫其語言叶
韻者欲順口好讀已士子礼四字是音韻相叶也之
一字乃助語以結上文耳言雖不文欲使礼到使小
兒易通曉耳

結詞

紹興間張彥實擴知制告行紅霞帔張頑兒轉郎夫

人詞有曰某官某兒柔惠宅心溫恭率履早脩掖廷之列居多夙夜之勤積奮彌芳渙恩新渥又紅霞帔勤廿八侯九娘轉尚字詞曰以尔內肩誠信外盡恪勤夙夜在公礼無違者躡升尔秩庸亦朕恩又紅霞帔馮十一娘張真奴劉翠奴刘十娘轉典字詞又紅霞帔鮑倬兒紫霞帔王受奴轉掌字又典記刑廿二轉司字又掌闈劉亘添轉典字紅霞帔王八兒轉掌字夫以宮禁百執事之人固有定分有定職不可躡進所以轉廷資品皆有誥詞以示寵褒亦是國体然馮十一邢廿二八兒倬兒之名殊覺不雅有忝王言

曷不以柔惠懿美等或一字或二字名之豈不

得體必也

正名乎此之謂也

唐詩平仄

唐人詩中用字平仄與今人不同嘗言之於前矣今以未言者再言之唐彦謙春雨詩云燈檠昏於目薰炉咽麝脐檠字平聲今作去声用王建贈李翱僕射旗猶回面下營稠手詔頻來老将憂每日城南空挑戟不知坐縛入朝唐挑字平声今作上聲用贈田待中歸鎮曰鏑士請衣忘去平緣憲紅燭酒如新請作平聲用刘夔得贈日本僧智威詩云為問中華李道

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字為平声李山甫赴奉別
所知云黃祖不憐鸚鵡客誌公偏賞麒麟兒以其字
為去聲杜荀鶴經價島墓詩云謫官自麻衣行怨至
死時以怨為寃以去為平声矣元微之春游篇欲終
心懶慢轉忍意闌散以散為山矣去為平声以李朝
李平叔和韻云望云驚岳峙懷同各雲散亦以散為
平聲也今世人稱謂棄工謂之散棄指散為上声余
為不然唐黎園樂部所放散之樂工也此時家給據
於散如此則散乃去声矣

品茶要錄一篇全

宋黃儒

字道文
建安人

說者常怪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蓋前此茶事未
甚與靈芽真笋往々委翳消腐而人不知惜自國初
已來士大夫沐浴高澤詠歌昇平之日久矣夫體態
洒澹神觀冲淡惟茲茗飲為可喜園林亦相與摘英
誇異制捲鬻蕪而趨時之好故殊絕之品始得自出
於榛莽之間而其名遂冠天下借使陸羽復起閱其
金餅味其雲腴當爽然自失矣因念草木之材一有
負壞偉絕特者未嘗不遇時而後與况於人乎然士
大夫間為精藏精試之具非會雅好真宋黃儒未嘗
輒出其好事者又嘗論其采制之出入器用之宜否

較試之湯火圖於縑索傳翫于時獨未有補於賞鑑之明耳蓋園民射利膏油其面香色品味易辨而難詳予因閱收之暇為原采造之得失較試之低昂次為十說以中其病題曰品茶要錄云

一采造過時

茶事起於驚蟄前其采芽如鷹爪初造曰試焙又曰一火其次曰二火二火之茶已次一火矣故市茶芽者惟同出於三火前者為最佳尤喜薄寒氣候陰不至凍芽發之尤畏霜有造於一火二火皆遇霜而三火霜零則三火之茶勝矣晴不至於暄則穀芽含春約勤而滋

長有漸采工亦擾為矣凡試時泛色鮮明隱於薄霧者得於佳時而然也有造於積雨者其色昏或氣候暴暄茶芽蒸發采工汗手薰漬揀摘不給則製雖多皆為常品矣試時色非鮮白水脚微紅者時之病也

二白合盜葉

茶之精純者曰鬪曰亞鬪其次揀芽茶芽鬪品雖最上園戶或止一林蓋天材間有特異非能皆然也且物之變勢無窮而人之耳目有盡故為鬪品之家有昔優而今劣前負而後勝者雖人工有至有不至亦造化推移不可得而擅也其造一火曰鬪二火曰亞

聞不過十數銚而已揀芽則不烈徧園隴中澤其精
美者其或貪多務得又滋色澤往往以白合盜葉
間之試時色雖鮮白其味澁淡者間白合盜葉之病
也一鷹以之芽有兩小葉抱而生者白合也新條之初生而色白者盜葉也造揀芽常則取鷹以而白合不用况盜葉乎

三入雜

物固不可以客偽况飲食之物尤不可也故茶有入
它草者建人號為入雜銚列入柿葉常品入桴楹葉
二葉易致又滋色澤園欺售直而為之試時無粟紋
其香蓋面浮散隱如行毛或星星如織絮者入雜之
病也茶善品者側蓋視之所入之多寡從可知矣嚮

上下品有之近雖銚列亦或勾使

四蒸不熟

穀芽初采不過盈掬而已越時爭先而勢然也既采
而蒸既蒸而研有不熟之病有過熟之病蒸不熟自
雖精芽所損已多試時色青易沉味為桃人之氣者
蒸不熟之病也唯正熟者味甘香

五過熟

茶芽方蒸以氣為候視不可以不謹也試時色黃而
粟紋大者過熟之病也然雖過熟愈為不熟甘香之
味勝也故君謨論色則以青色勝黃白余論味則以

黃白勝青白

六焦釜

茶蒸不可以逾久久而過熟過熟又久則湯乾焦釜之氣上茶工有之新湯以益之是致薰損茶黃試時色多昏紅氣焦味惡者焦釜之病

建人號
熟鍋起

七壓黃

茶已蒸者為黃黃細則已入捲摸制之矣蓋清潔鮮明則香色如之故采佳品者常於半曉間衝蒙雲霧或以罐汲新泉懸胸間得必投其中蓋欲鮮也其或曰氣烘燥茶芽暴長工力不給其采芽已陳而不及蒸蒸而不及研研或出宿而後製試時色不鮮明薄如壞郊氣者壓黃久也

八清膏

茶餅光黃又如陰潤者榨不乾也榨欲盡去其膏又盡則有如乾竹葉之思唯吾飾首面者故榨不去乾以利易售試時色雖鮮白其味帶苦者清膏之病也

九傷焙

夫茶本以芽葉之物就之捲摸既出捲上宜焙之用火務令通熟即以灰覆之虛其中以熟氣然茶民不善用瑩炭號為冷火以茶餅即濕欲連乾以見售故

用火常蒔烟焰又既多稍失看候以故薰損茶餅試時其色昏紅蒔焦者傷烟之病也

十辨壑源沙溪

壑源沙溪其地相背而中隔一巔其勢無數里之遠然茶產塹殊有能出力移栽種之亦爲土氣所化竊嘗怪茶之爲單一物耳其孰必猶得地而後異豈水絡地脉偏種粹壑源豈禦焙占此大崗巍於龐神物伏護得其餘蔭耶何其甘芳精至而獨擅天下也觀夫春雷一驚筠籠終起售者已擔簦繫橐於其門或先其而散留金錢或茶終入筮而酬所直故壑源之

茶常不足容所求其有傑猾之國民陰取沙溪茶黃就家捲而製之人徒趣其名晚其規模之相若不能原其實者蓋有之矣凡壑源之茶售以十則沙溪之茶售以五其直大率倣此然沙溪之園民亦勇以利或雜以松黃篩其首面凡肉理怯薄休輕而色黃試時雖鮮白不能久泛香薄而味短者沙溪之品也凡肉理實原體堅而色紫試時泛盞凝久香滑而味長者壑源品也

後論

余嘗論之精茶絕其合白未開其細如麥蓋得青陽

之輕清者也又其山多帶砂石而號嘉品者皆在山南蓋得朝陽之和者也余嘗事間乘馱景之明淨適軒亭之瀟灑一取佳品嘗試既而神水生於華池愈甘而親其有助乎然建安之茶散不下者不為也而得建安之精品不為多蓋有得之者不能辨能辨矣或不善於烹試善烹試矣或非其時尤不善也况非其賓乎能未有主賢而賓愚者也夫惟知此然後盡茶之事昔者陸羽號為知茶然羽之所知者皆今日之所謂草茶何哉如鴻漸所能蒸笋并葉畏流其膏蓋草茶味短而淡故常恐去膏建茶力厚而甘故惟欲去膏又能福建為未詳徃徃得之其味極由是觀之鴻漸未嘗到建安歟

宣花北苑貢茶錄一篇全

宋熊蕃

字叔茂建陽人

陸羽茶經斐文茶述皆不第建品說者但謂二子未嘗至閩而不知物之發也固自有時蓋昔者山川尚闕靈芽未露至於唐末然北苑後出為之最是時魏蜀薛巨毛天錫作茶譜亦言建有紫笋而臘面乃產於福五代之季建屬南唐歲率諸縣民采茶北苑初造研膏繼臘面既造製其佳者號曰京鋌聖朝開寶末下南唐太平吳國初特置龍鳳摸遣使即北苑

造團茶以別庶飲龍鳳茶蓋始於此又一種茶叢生石崖之葉尤茂至道初有詔造之別號石鄂又一種茶叢鄂又一種號白乳蓋自龍鳳與京石的白四種詔出而臘面降為下矣蓋龍鳳等茶皆太宗朝所制至咸平初丁晉公漕閩始載之於茶錄慶曆中蔡君謨將漕創小龍團以進被旨乃歲貢之自小團出而龍鳳遂為次矣元豐間有旨造密雲龍其品入加於小團之上紹聖間改為瑞雲祥翽龍至大觀初今上親製茶論二十篇以白茶者與常茶不同偶然生出非人力可致於是白茶遂為第一既又製三色細芽

及試新鑄貢新鑄自色三細芽出而瑞雲祥龍顧居下矣凡茶芽數品最上曰小芽如雀舌鷹爪以其徑直纖銳故號芽茶次曰中芽乃一芽蒂一葉者號一直鎗一旗次曰中芽乃一芽蒂兩葉者號一鎗兩旗蒂三葉四葉皆漸老矣芽茶早春極少景得中建守周絳為補茶經言芽茶只作早茶馳奉万乘乘嘗之可以如一鎗一旗可謂奇茶也故一鎗一旗號揀芽最為捉特先正舒王送人官闈中詩云新茗齋中試一旗謂揀芽也或者乃謂茶芽未展為鎗以展為旗指書王此詩為誤蓋不知有所謂揀芽也夫揀芽猶貴

如此而况茶芽以供天子所新嘗者乎芽茶絕矣至
於水芽則曠古未之聞也宣和唐子歲漕巨鄭公可
簡始創為銀線水芽蓋將已揀熟芽再剔去只取其
心一縷用玳瑁貯清泉漬之光明瑩潔若銀線然以
制方寸新鑄有龍蛇蜿蜒其上號龍園勝雪又廢白的
石三鼎造化鑄二十餘色初貢茶皆入龍腦至是慮
奪真味始不用為蓋茶之妙至勝雪極矣故合為首
冠然猶在白茶之次者以白茶上所號也異時邵人
黃儒撰品茶要錄極稱當時靈芽之富謂使陸羽數
子見之必爽然自失蕃亦謂試黃君而曰今日則前

乎此者未足說焉然龍焙然興貢數殊少累增至於
元符以片計者一萬八千視又以加數倍而猶未盛
今則為四万七千一百片有奇矣此數見范達所著龍
焙美成茶錄達茶官也
自白勝雪以次厥名實繁今左于左使好手者得觀焉

貢新鑄大觀二年萬壽龍芽大觀二年試新鑄致和二年龍園勝雪宣和二年

御苑玉芽大觀二年白蒸政和二年白上林第一宣和二年一夜供清宣和二年

承芳雅苑宣和二年龍鳳英華宣和二年玉除清爽宣和二年啓沃

承恩宣和二年雪英宣和二年雪葉宣和三年蜀葵宣和三年

金錢宣和三年玉華宣和三年寸金宣和三年無比壽芽宣和三年

万春銀葉宣和二年宜年宝玉宣和二年玉清慶雲宣和二年

無疆壽龍 二宣和

玉葉長春 四宣和

瑞雲祥龍 二紹聖

長壽玉圭 二政和

吳国岩鏤

香口焙鏤

上品揀芽 二紹聖

新收揀芽

太平嘉瑞 二政和

龍苑報春 四宣和

南山應瑞 四宣和

吳国岩揀芽

吳国岩小龍

吳国岩小鳳 已上號

揀芽

小龍 小鳳

大龍 大鳳 已上號

又有瓊林毓粹浴雪呈祥壑源洪季貴篚推先價倍

南金陽谷先春壽岩却勝延平石乳清白可鑒風韻

甚高凡十色皆宣和二年所製越五歲省去

右右十分歲餘網惟白茶與勝雪自驚蟄前吳役決

日乃成飛騎疾馳不出中春已至京師號為頭網玉

芽以下即先役以次發連貢足時夏過半矣歐陽文

忠公詩曰建安三千五百里京師三月嘗新茶蓋異

時如此以今較昔又為最早因念草木之微有環竒

卓異亦必逢時而後出而况為士者哉昔昌黎先生

感二鳥之蒙采擢而自悼其不如今蕃於是茶也為

敢效昌黎之始霧自驚而堅其守以待時而已

貢新鏤 方一寸二分

試新鏤 竹園 同上

龍園勝雪 銀圈 銀模

徑一寸五分 萬壽龍芽 銀圈 銀模 同上

御苑玉芽 銀圈 銀模

徑一寸五分 白茶 銀圈 銀模 同上

上林第一 方一寸二分 一夜清供竹圈 同上

承平雅玩 同上 龍鳳英華 同上

玉池清賞 同上 啓沃承恩竹圈 同上

雪英 橫長寸五分 雲葉 同上

蜀葵 徑一寸五分 金錢銀模 同上

玉華銀模 橫長一寸五分 寸金竹圈 方一寸二分

無比寿芽 銀模 竹圈 同上 萬春銀葉 栗大徑二寸二分

宜春宝王 銀模 銀圈 直長三寸 玉清慶雲 銀模 銀圈 方一寸八分

無疆寿龍 銀模 銀圈 直長三寸 玉夜長春竹圈 直長寸六分

瑞雲祥龍 銀模 銀圈 徑長一寸 長壽玉圭 銀模 直長三寸

吳國考鏐竹圈 方寸二分 龍苑報春 徑一寸七分

太平嘉瑞銀圈 徑一寸五分 新收揀芽 同上

南山應瑞 銀圈 方寸八分 吳國岩揀芽 銀模 徑一寸

小龍 徑四寸五分 小鳳 銀模 銅圈 同上

大龍 銀模 銅圈 大鳳 同上

先人作茶錄當貢品極盛之時凡有四千餘色紹興
戊寅歲克抃事北苑閱近所貢皆仍旧其先後之序
亦同惟躋龍園勝雪于白茶之上及無吳國若小龍
小鳳蓋見炎南度有首罷貢三之一而省去之也先
人但著其名號克今更寫其形製度覽者無遺恨焉
先是任子春漕司再貢茶政越十三載乃復旧額且
用政和故事補種茶二万株 政和間曾種三万株 次年益度貢
職遂有創增之曰仍改京錠為大龍團由是大龍多
為大鳳之數凡此皆近事或者猶未知之也三月初
告男克北苑寓舍書

北苑貢茶最盛然前輩所錄止於慶曆以上自元豐
之密雲龍紹聖之瑞雲龍相繼提出制精于旧而未
有好事者記焉但見於詩人句中及大觀以來增創
新鑄亦猶用揀芽蓋水芽至宣和始有顧龍園勝雪
與白茶角立歲克首貢復自御苑玉芽以下厥名實
繁先子親見時事悉能記之成編具存今閩中漕臺
所刊茶錄未備此書庶幾補其編修官李士院權真
熊克謹記

北苑別錄一篇全 字熊克

建安之東三十里有山曰鳳凰其下直北苑旁聯諸

諸焙厥土赤上厥茶惟上上太平興國中初為御焙
歲損能鳳以羞貢篚蓋表珎異慶曆中漕臺益重其
事品鄰日增制度日精厥今茶自北苑上者獨冠天
下非人間所得也方其春虫震蟄千夫雷動一時
之盛誠為趨觀故建人謂至建安而不詣北苑與不
至者同僕因抃事遂得研究其始末姑撫其大槩條
為十餘類目曰北苑別錄云

御苑

- 九窠十二隴
- 春窠
- 壤園
- 龍游窠
- 小苦竹
- 苦竹裏
- 鷄教窠
- 苦竹
- 苦竹原
- 鼉胤窠

教練廳 鳳凰山 大小焊 橫坑 猿游廳

張坑 蒂園 焙東 中曆 東際

西際 官平 石研窠 虎膝窠 上下官坑

棲廳 蕉窠 新園 院坑 夫接臺

曾坑 黃際 馬鞍山 林園 和尚園

黃淡窠 吳彥山 羅漢山 水柔窠 銅場

師姑園 靈滋 苑馬園 高入峯 大窠頭

小山 右四十六所廣袤三十餘里自官而上為內園官坑

而下為外園方春靈芽芽拚常先民焙十餘日如九

窠十二廳龍游窠小苦竹張坑西慘文為禁園之先也

開焙

驚蟄節萬物始萌每歲常以前三日開焙遇閏則反

之以其氣候遲故也

采茶

采茶之法須是侵晨須不可見日侵晨則夜露未晞

茶芽肥潤見日則為傷氣所薄使芽之膏腴內耗至

受水而不鮮明故每日常以五更搗鼓即集夫於鳳

凰山山有打鼓亭監采官人給一牌入山至夜刻則復鳴

鑼以聚之恐其踰時貪多務得也大抵采茶亦須習

世學樓

熟募夫之際必擇土者反謂曉之人非特識茶發早晚所在而於採摘亦知其指要蓋以指而不以甲則多溫而亦損以甲而不以指則連斷而不柔舊從說也故采夫欲其習熟政為是耳采夫日役二百二十五人

採茶

茶有小芽有中芽有紫芽有白合有烏蒂此不可辨小芽如鷹爪初造龍園勝雪白茶以其芽先次蒸熟置之水盆中剔取其精英僅如針小謂水芽是小芽中之最精者也中芽古謂之一鎗二旗是也紫芽葉之紫者是也白合乃小芽有兩葉抱而生者是也烏蒂茶之蒂頭是也凡茶以水芽為上小葉次之其中芽又次之紫芽白合烏蒂皆在所不取使其擇焉則指乃茶之色味無不皆乃一雜之以所不取則首面不勻色濁而味重也

蒸茶

茶芽再四洗滌取令潔淨然後入甌俟湯沸蒸之然蒸有過熟之患有不熟之患過熟則色黃而味淡不熟則色青易沉而有草木之氣唯在得中之為當也

榨茶

茶既熟謂茶黃須淋洗數過飲其方入小榨以去其

水大搾去其膏水芽則以馬搾壓之以芽嫩故也先是包以布帛束

以竹皮然後入大搾壓之至中夜取出揉勻復如前

入搾謂之翻搾徹曉奮擊必至乾淨而後已蓋建茶

味遠而力後非江茶之比江茶畏流其膏建茶唯恐

其膏之不尽膏不尽則色味重濁矣

研茶

研茶之具收柯為杵以瓦為盆分團酌水亦皆有數

上而勝雪白茶以十六水下而揀芽之水六小龍鳳

四大龍鳳二其餘皆以十二為自十二水而上日研

一團自六水而下日研三團至七團每水研之必至

於水乾茶熟而後已水不乾則茶不熟茶不熟則首

面不勻煎試易沉故研夫尤貴於強有力者也嘗謂

天下之理未有不相須而成者有北苑之芽而後有

龍井之水龍井之水其深不以丈尺清而且甘晝夜

酌之而不竭凡茶自北苑上者皆深焉亦猶錦之於

蜀江膠之於阿井詎不信然

造茶

造茶舊分四局匠者起好勝之心彼此相誇不能無

弊遂而為二焉故茶堂有東局西局之名茶鑄有東

作西作之號凡茶之初出研盆盪之欲其勻揉之欲

其賦然後八圍製鑄隨宜過黃有方故鑄有花鑄有大龍有小龍品色不同其名亦異隨網繫之於貢茶云
過黃

茶之過黃初入烈火焙之吹過沸湯炉之九如是者三而後宿一火至堅日遂過煙焙焉然烟焙之火不欲烈烈則面炮而色黑又不欲煙煙則香尽而味焦但取其溫溫而已凡火之數多寡視其鑄之厚薄鑄之厚者有十火至於十五火鑄之薄者六八火至於六火火數既足然後過湯上出色之後當置之密色急以扇扇之則色澤自然光堂矣

網次

網色第一網

龍焙貢新

水芽 十二火 十宿火 正貢三十鑄 創添二十鑄

網色第二網

龍焙試新

水芽 十二火 十宿火 正貢百鑄 創添五十鑄

網色第三網

龍團勝雪

水芽 十六水 十六宿火 正貢三十鑄

續添二十鑄
創添六十鑄

白茶

水芽 十六火 十宿火 正貢三十鎊

御苑玉芽

小芽 十二水 八宿火 正貢一百片

萬壽龍芽

小芽 十二水 八宿火 正貢一百片

上林第一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鎊

一夜貢新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鎊

承平雅玩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鎊

龍鳳英華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鎊

玉除清賞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鎊

啓沃承恩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鎊

雪英

小芽 十二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片

續添五十鎊
創添八十鎊

雲葉

小芽 十三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片

蜀葵

小芽 十三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片

金錢

小芽 十三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片

玉葉

小芽 十三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片

寸金

小芽 十三水 九宿火 正貢一百片

細色第四網

龍團勝雪 已見上

無比壽芽 小芽 十三水 十五宿火 正貢五十錢 創添十錢

萬春銀葉 小芽 十三水 十宿火 正貢四十錢 創添十片

宜年宝玉 小芽 十三水 十宿火 正貢四十片 創添十片

玉清慶雲 小芽 十三水 九宿火 正貢四十片 創添六十片

疆壽龍 小芽 十三水 五宿火 正貢四十片 創添六十片

玉葉長春 小芽 十三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片

瑞雲翹龍 小芽 十三水 九宿火 正貢一百片

長壽玉圭 小芽 十三水 九宿火 正貢二百片

吳國岩鏤 中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二百七十鏤

香口焙鏤 中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五百片

新收揀芽 中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六百片

上品揀芽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片

細色第五網

太平嘉瑞 小芽 十二水 九宿火 正貢三百片

龍苑報春 小芽 十二水 九宿火 正貢六十片

創添六十片

南山應瑞 小芽 十二水 十五宿火 正貢六十一鏤

創添六十鏤

吳國岩揀芽 中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三百十片

吳國岩小龍 中芽 十二水 十五宿火 正貢七十五片

吳國岩小鳳 中芽 十二水 十五宿火 正貢五十片

先春雨色

太平嘉瑞 已見前 正貢二百片

長壽玉圭 已見前 正貢一百片

續入額四色

御苑玉芽 已見前 正貢一百片

萬壽龍芽 已見前 正貢一百片

無比壽芽 已見前 正貢一百片

端雲翔龍 已見前 正貢一百片

麤色第一網

正貢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一千二百片 六水十宿火

入腦子小龍七百片 四水 十五宿火

增添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一千二百片

入腦子小龍七百片

建寧府附發小龍茶八百四十片

麤色第二網

正貢

不入腦子上品林芽小龍六百四十片

入腦子小龍六百七十二片

入腦子小鳳一千三百四十片 眾 十五宿火

入腦子大龍七百二十片 二水 十五宿火

入腦子大鳳七百二十片 二水 十五宿火

增添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一千二百片

入腦子小龍七百片

建寧府附發 大龍茶四百片 大鳳茶四百片

麤色第四網

正貢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六百片

入腦子小龍三百三十六片

入腦子小鳳三百三十六片

入腦子大龍一千二百四十片

入腦子大鳳一千二百四十片

建寧附發 大龍茶四百片 大鳳茶四百片

麤色第五網

正貢

入腦子大龍一千二百六十八片

入腦子大鳳一千三百六十八片

京鍵改造大龍一千六百片

建寧府附發 大龍茶八百片 大鳳茶八百片

麤色第六網

正貢

入腦子大龍一千三百六十片

入腦子大鳳一千三百六十片

京鍵改造大龍一千六百片

建寧府附發 大龍茶八百片

京鍵改造大龍一千二百片

第七網

正貢

入腦大龍一千二百四十片

入腦子大鳳一千二百四十片

京鍵改造大龍二千三百五十二片

建寧府附發 大龍茶二百四十片

大鳳茶二百四十片 京鍵改造大龍四百八十片

細色五網

貢新為最上役開焙十日入貢龍園為最精而建人有直四万錢之語天茶之人貢園以箬葉內以黃斗盛以花箱護以垂篋花箱內外又有黃羅幕之可謂

十襲之珍矣

麤色七網

揀芽以四十餅為角小龍鳳以二十餘為角大龍鳳以八餅為角圈以箬葉束以紅縷色以紅紙 以舊綬惟揀芽俱以黃烏

閩畚

草木至夏益盛故欲遵生長之氣以糝雨露之澤每歲六月興工虛其本焙其去滋蔓之草遏鬱之未悉用除之政所以遵長生之氣而糝雨露之澤也此之謂開畚唯桐木則留焉桐木之性與茶相宜而又茶

至冬則畏意桐木望秋而先露茶至冬而畏日桐木
至春而漸茂理亦然也

外焙

石門 乳吉 香一口

右三焙常後北苑五七日與工每日採茶蒸榨以
其黃心送苑併造

說鄂卷第六十

